

张鸿渐



张 鸿 渐

张
鸿
渐

原著：蒲 松 龄

改编：雷 云 霄

绘画：张 锡 武

张 荣 章

封面：孟 庆 江

扫描：小 葵

脚本：菱 纱

制作：玉 娇 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内容介绍

书生张鸿渐被县官诬害，外逃避难，遇狐女舜华。舜华佩服张鸿渐忠实无邪、表里如一，就帮助他回家和妻子团聚。不想，被无赖告发，张鸿渐又被县官抓去。途中，舜华又来相救，使张鸿渐脱险。后来，张鸿渐一家团聚，县官被罢官治罪。故事生动曲折，歌颂了正直无私和勇于助人的品德。





秀才张鸿渐，憨厚老实，知识渊博，虽年仅十八岁，却成为这个地区的知名人士了。





当时，卢龙县令赵某贪赃枉法，横征暴敛。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但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



有个范生被赵县令杖刑打死。同窗们对此冤案都愤愤不平，想去衙门告发。他们来找张鸿渐起草讼词，并要求他联名上诉，张生人直心善，见义勇为，便欣然答应了。





张生的妻子方氏劝他道：“秀才做事靠不住。事成了，人人贪功；事败了，便四分五裂。再说当今权势当道，是非曲直难以伸张，一旦有个好歹，谁来替你着急为难呢！”





张生认为妻子说的虽有道理，但是“路不平有人铲，事不平有人管”，自己应该挺身而出。想到此，他毅然告别妻子，同众秀才前去告状。





谁知，赵县令用重金买通了上司，所以众秀才将状词呈递上去以后，不仅没有说出所以然，而且反诬他们结党图谋不轨，要实行法办。



于是，有的被当场重刑鞭挞，有的投入监牢，有的充军发配。还有的受刑不过，反口咬人，株连亲友。





赵县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治，反而更加凶横残暴。他要把敢于告发他的人斩尽杀绝，以除后患。于是，他继续派出衙役，四处追查。



张鸿渐眼见同辈们纷纷瓦解，惨遭迫害，自己也受到通缉，无处藏身，只得离妻别子，逃往外地。



他逃到陕西凤翔地界，身上带的盘缠用尽了，举目无亲，投宿无店，只得沿途乞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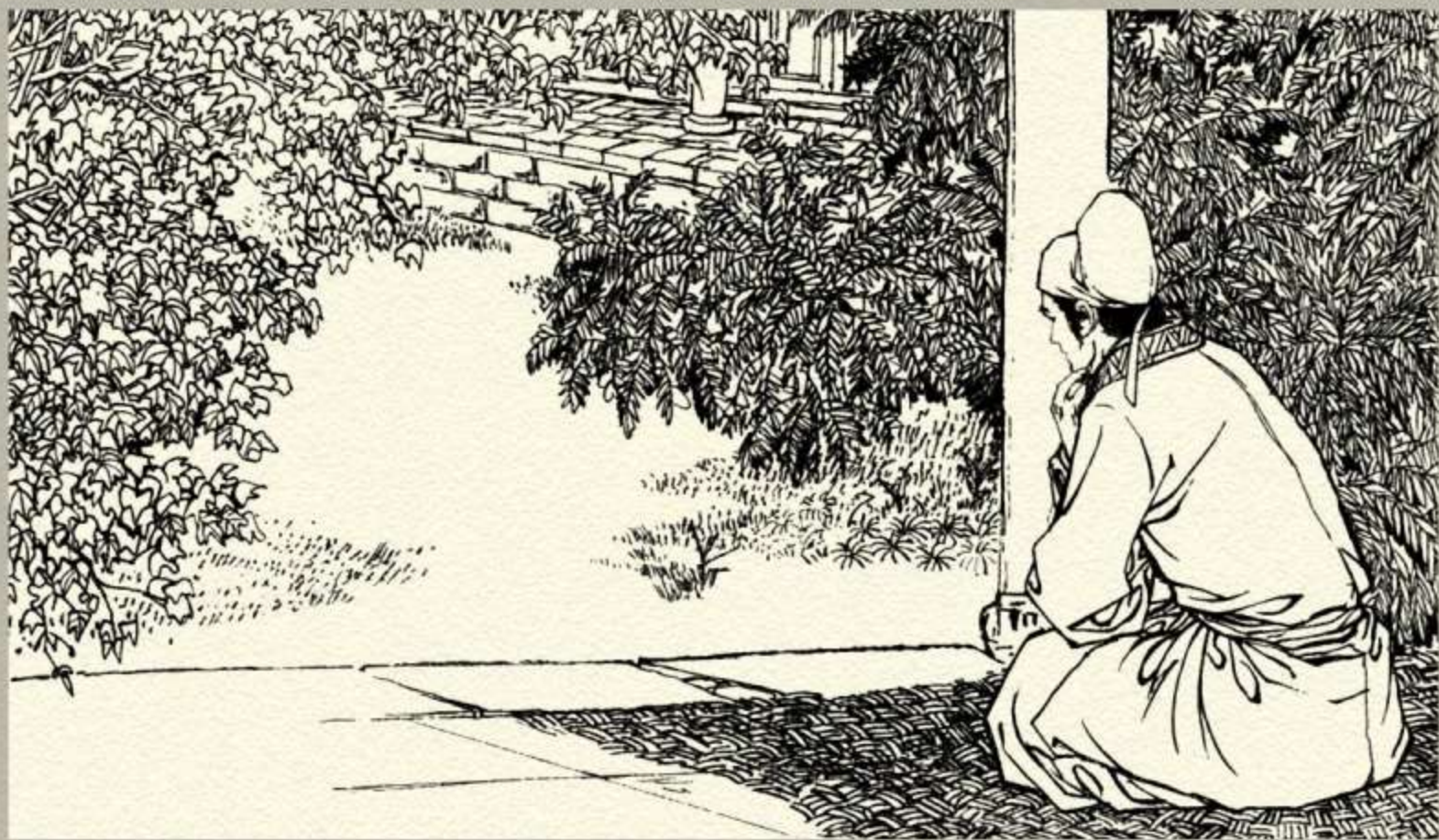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黄昏，他踟蹰旷野，无处为宿，忽然看见前面有座小村庄，便加快脚步向那里走去。





他走到一家门前，有个老妇人出来询问，他将实情相告。老妇人说：“我家没有男子，不便留客。”张鸿渐央求道：“我只求能容许我寄宿门内，躲避狼虫虎豹就很满足了。”





老妇人见张生老成可怜，便将他领进门内，又拿出一张草席，让他就在大门洞内过夜。



老妇人走后，张鸿渐倚墙坐在草席上，蜷曲着饥困的身子，闭目欲睡。忽然有盏灯笼光亮，明晃耀眼。他见老妇人领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走来。



张鸿渐急忙躲在暗处。这个女子走到大门洞，看见草垫，问过老妇，生气地说：“咱一家都是女流，为什么收容一个非亲非故的男子！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



张鸿渐战战兢兢地走出来，俯身阶下，道谢求恕。女子详细地问过他的身世和家庭状况，怒气消除，气色转和，说：“幸亏是个风流儒雅的人，不妨留下。”



于是，这个女子便命老妇将张生领到客厅，摆上丰盛的宴席，为张鸿渐接风洗尘。





宴罢，又领他到寝室。只见锦缎被褥双层铺于床上。张鸿渐非常感谢，便私下询问其姓氏。老妇人说：“我家姓施。家中只有三个女儿。刚才你见到的就是长女名叫舜华。”





老妇人把床铺好后离去。张鸿渐看见书案上放着一本《南华经》，他就拿了过来，躺在床上翻阅。





忽然，舜华推门进来。张鸿渐急忙放下书，起来穿鞋找帽，慌作一团，舜华大大方方地制止他说：“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！”



舜华与张鸿渐攀谈起来。她见他学识渊博，一表人才，腼腆地提出要同张生结亲，以避瓜李之嫌。张生诚恳地回答她：“不敢诳骗，我家中早已有妻室了。”





舜华见张生朴实无华，憨厚无邪，就笑道：“这也足见你的忠实了。咱就以兄妹相待吧。”说毕，赠送给他一些银子，并嘱咐他以后要来晚上来，防止外人看见。



张鸿渐恪守诺言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夜夜与舜华相见。他在灯下展卷苦读，她便在一旁殷勤侍候。有时也与他共同探讨一些问题，解决他提出的疑难。





一天，张生回来过早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只见一片旷野，村舍全无。他正在惊怪徘徊时，听见老妇人说：“今天为什么来得这么早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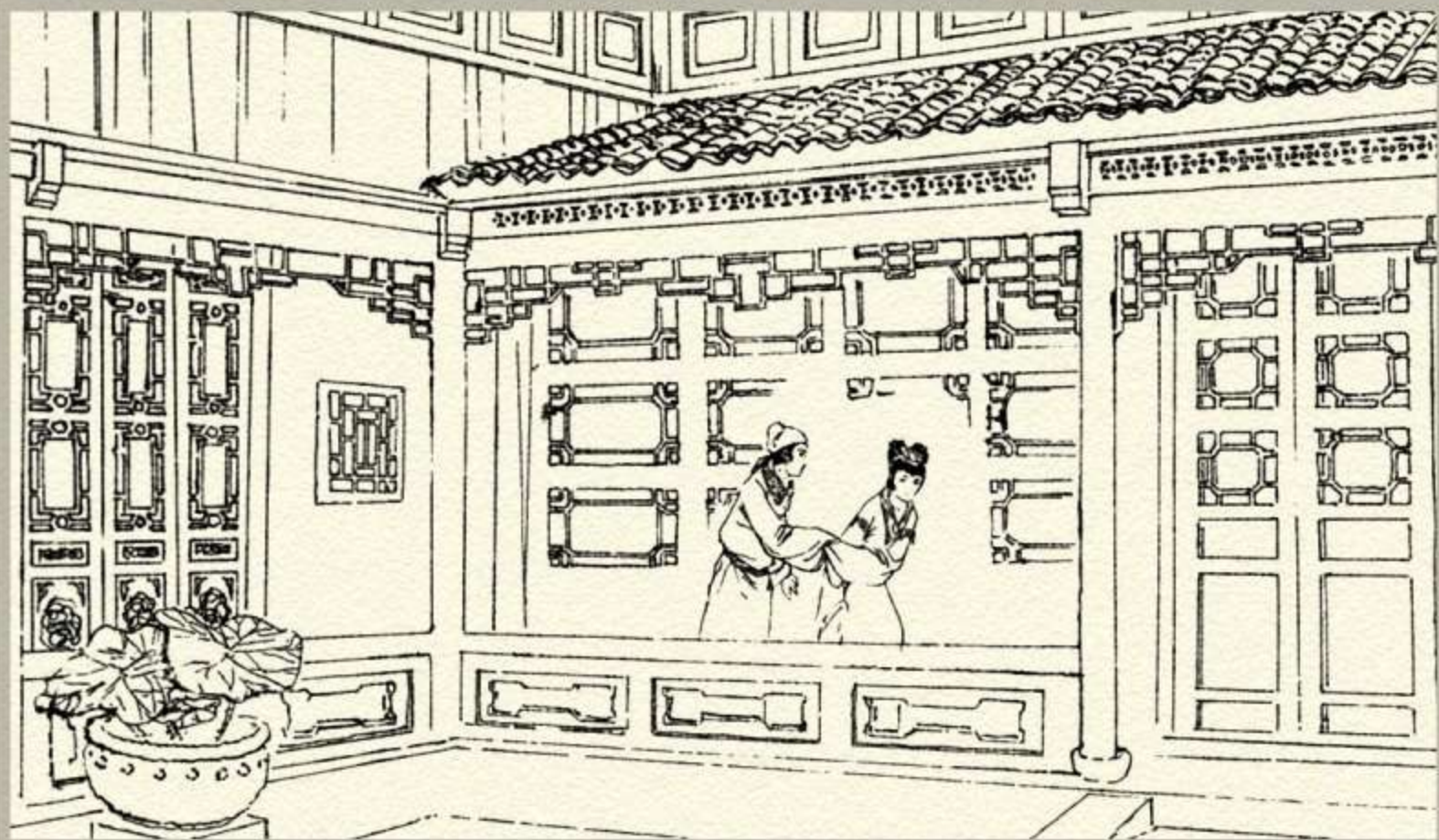
张生回身一看，村舍院落仍和以前一样，自己也早已站在房中。





张生非常奇怪。这时，舜华从内室出来，笑道：“你怀疑我吗？实话对你说，我是狐仙。你如果见怪，就请自别。”张生念其对自己的资助恩德，也就安然相处了。





夜里，张生对舜华说：“我离家三年，惦念家中妻子，你既然是仙人，能帮助我回去吗？”“这有什么难的！”舜华说着拉住他的衣袖就往外走。





出得门来，舜华拽着他，在昏暗的路上疾走。不多时，舜华说：“到了。你回去吧。”张鸿渐停步细认，果然是自己的家门在眼前。回头再看舜华，已无影无踪了。



张鸿渐越过倒塌的矮墙，见屋里昏暗的灯光像萤火虫似的闪烁。
他走近屋门，用两个指头轻轻地敲击。





屋內有一婦女秉烛开门。张鸿渐一看，果真是妻子方氏。



俩人相见，又惊又喜，携手走到床边，见儿子睡在床上。张鸿渐万分感激，说走时儿子才到我的膝盖，今天却长这么高了。





夫妻话别，恍惚如在梦中。张鸿渐述说他所经历的苦难，问起上述告状之事，才知道同辈们各奔东西，四散逃亡，杳无音信。他越发地佩服妻子有远见。





方氏说：“你在外有美人陪着，就不想念家中还有一个独守孤灯的人了吧？”张生解释道：“不想念你，我为什么还回来呢？我和她始终兄妹相待。”方氏低头擦着眼泪。





方氏突然抬头问道：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呢？”张鸿渐定睛仔细察看，面前的人竟然不是爱妻方氏，而是狐仙舜华了。





张生用手摸儿子，原来睡在床上的是用青篾编成的取凉用具竹夫人。他顿觉惭愧，低头不语。



舜华经过这番试探，更加证明张生是一个表里如一，无欺无诈的人。她说：“我可知道你的心了。我敬佩你的诚实本分。以后我仍然帮助你。”





张鸿渐同舜华的友谊日渐加深，他对她的美貌才华，心悦诚服。
但他始终以友情为界。





又过了几日，舜华告诉张鸿渐：“你平日总埋怨我不送你回家。今天正巧我想到京都去，顺便可以带你回去。”于是她从床上取来竹夫人一同骑上，让张生紧闭双眼。





张鸿渐只觉离地腾空，风声嗖嗖。行了不多时，随即落地。只听舜华说了声：“从此分别了。”他睁眼一看，已不见舜华的踪影了。



张生走到家门口，越墙叩门，都和前次一样。方氏听到声音惊起，不相信是丈夫回来。经过再三盘问，才把灯挑亮，哭哭啼啼地开门迎出来。



方氏看见张鸿渐，扑在怀里，痛哭流涕，伤心得连头都抬不起来。
张生却心里嘀咕，怀疑这次是不是舜华又在虚幻戏耍人呢？



走进屋里，又见床上睡着一个儿子和前天晚上看见的一样，因此，张生笑着问：“又把竹夫人提进来啦？”方氏不解其意，脸色突变，惊奇地看着他。





方氏嗔怪道：“今天刚刚见面，你就全无悲恋之情，你安的什么心呀！”张鸿渐看她情真，才叹了口气，把前后经过仔细地述说了一遍。





张生问起讼案的结果，方氏说的和舜华说的一样，正在二人感慨之际，忽然听见门外有脚步声，问了几次不见答应。



原来村里有个无赖，早就看上方氏的美貌。今晚他从别村回来，远远看见一人黑夜进门，心想必定是奸夫赴约。因此，他尾随进来，伏在窗下偷听。



方氏和张鸿渐出屋察看，那无赖早已藏在暗处。张鸿渐见院中无人，便和方氏进屋歇息去了。



不想，那无赖认出了张鸿渐，就连夜到县衙门报案。



天刚亮，县令就派人将张鸿渐抓到县衙，严刑拷问，定为“聚众闹事，反叛朝廷”送往京都严办。



张鸿渐披枷带锁，由公差押解，送往京都，一路上吃尽了苦楚。



将到京城，在大路上遇见一个女子骑马走过，有个老妇人牵着马头。原来是舜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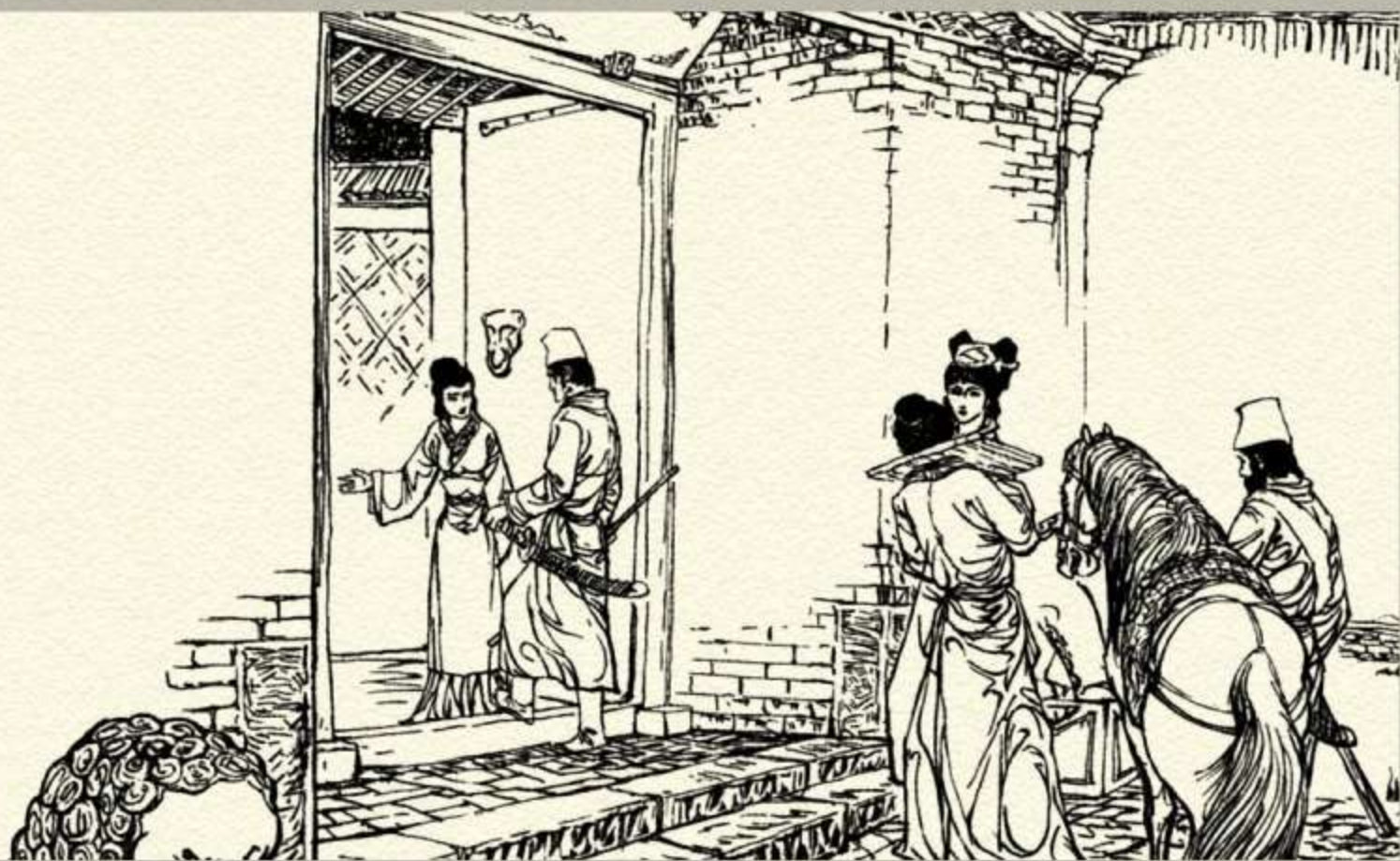
张鸿渐看见舜华，叫住老妇想要说话，但泪随声下，悲痛难言。舜华掉转马头，惊讶地问：“表兄呀，你怎么到这里来啦？”张生把经过简单地说了一番。





舜华说：“寒舍不远，就请你们几位同去，也可以多少给你们资助点盘缠。”两个公差听了心痒眼馋，欣然同往。





走了二三里路，见前面有一座山庄，楼阁庭院，绿树荫蔽，高大壮观洁静幽雅。他们便在一座高大的门楼前停下来。





舜华下马，把马交与老妇，吩咐开厅设宴，迎接客人。





酒席摆下，舜华一面劝酒，一面命老妇多备银两，酬谢公差。二公差心中暗喜，于是便开怀纵饮，也不催着赶路了。





到了夜里，两位公差已喝得酩酊大醉，倒在那里不省人事。这时舜华出来，用手指了一下枷锁，枷锁便立即脱开。张生惊疑不已。



舜华拉着张鸿渐出来，俩人共跨一匹马，驰骋而去。





这匹马四蹄腾空，驶如龙飞。不多时，舜华催促张生下马，说：“你就到这里吧。”张鸿渐问她什么时候再见面，她没有回答，自己奔驰而去。





张鸿渐下马，等到天亮一问，才知已到了太原。于是他在市区租赁一间屋子，以教书为生，并且改了假名，叫官子迁。





张鸿渐在太原居住了十多年，打听到追捕他的案子渐渐地松懈了，就收拾行装，一面向东走，一面探听风声，十分谨慎。



不久便到了家乡。但他不敢贸然进村，就躲在树林里，直等到夜深人静以后，才走进村去。



他来到自家门前，见原来倒塌的院墙已修整好，墙高大而又坚固，不能翻越，只得用马鞭敲门。等了好大一会儿，妻子方氏才出来问话。



方氏听出声音，果真是张鸿渐回来了，喜出望外，急忙开门，接张生进来。连连呵叱道：“你在外面缺吃少用，就应当早点回来，为什么半夜三更才回来？”



回到屋内，各叙离情，才知二公差逃亡未归，不知去向。正说着，有个少年妇人摆下饭菜，并向前拜见，方氏引见说，这是儿媳妇。



虽说当年的案子已懈怠，但终归还未了结。所以张鸿渐回家居住，每日还是深居简出，唯恐外人知晓。



一天夜里刚刚睡下，忽然听得人声鼎沸，敲门声甚急。张鸿渐夫妇以为官府又来捉人，赶快披衣起来。又听到外面人问：“有后门没有？”便越发惧怕起来，张鸿渐连忙越墙逃走。





张鸿渐逃走后，方氏去到门前一问，原来是儿子大比得中，敲门人是来报喜的。方氏大喜，又后悔张生外逃，连忙派人去追。



再说张鸿渐连夜逃走，天亮就躲藏起来。他夜行昼宿，这天来到一个村庄，一位姓许的老翁，见他是个读书人，就让他到家中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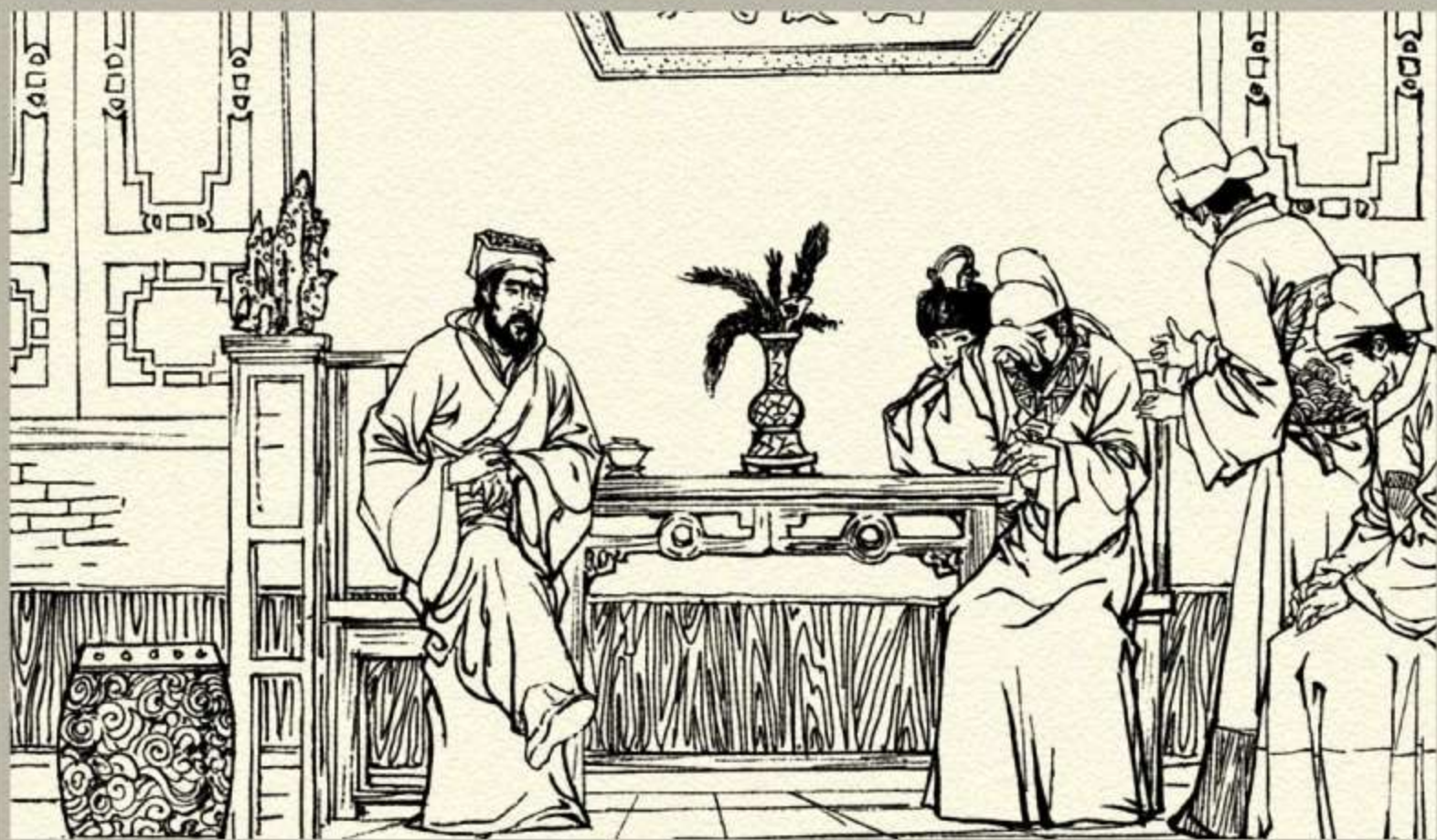
许老翁原来是京都的官员，现在退休回家；他儿子也是大比得中，就要回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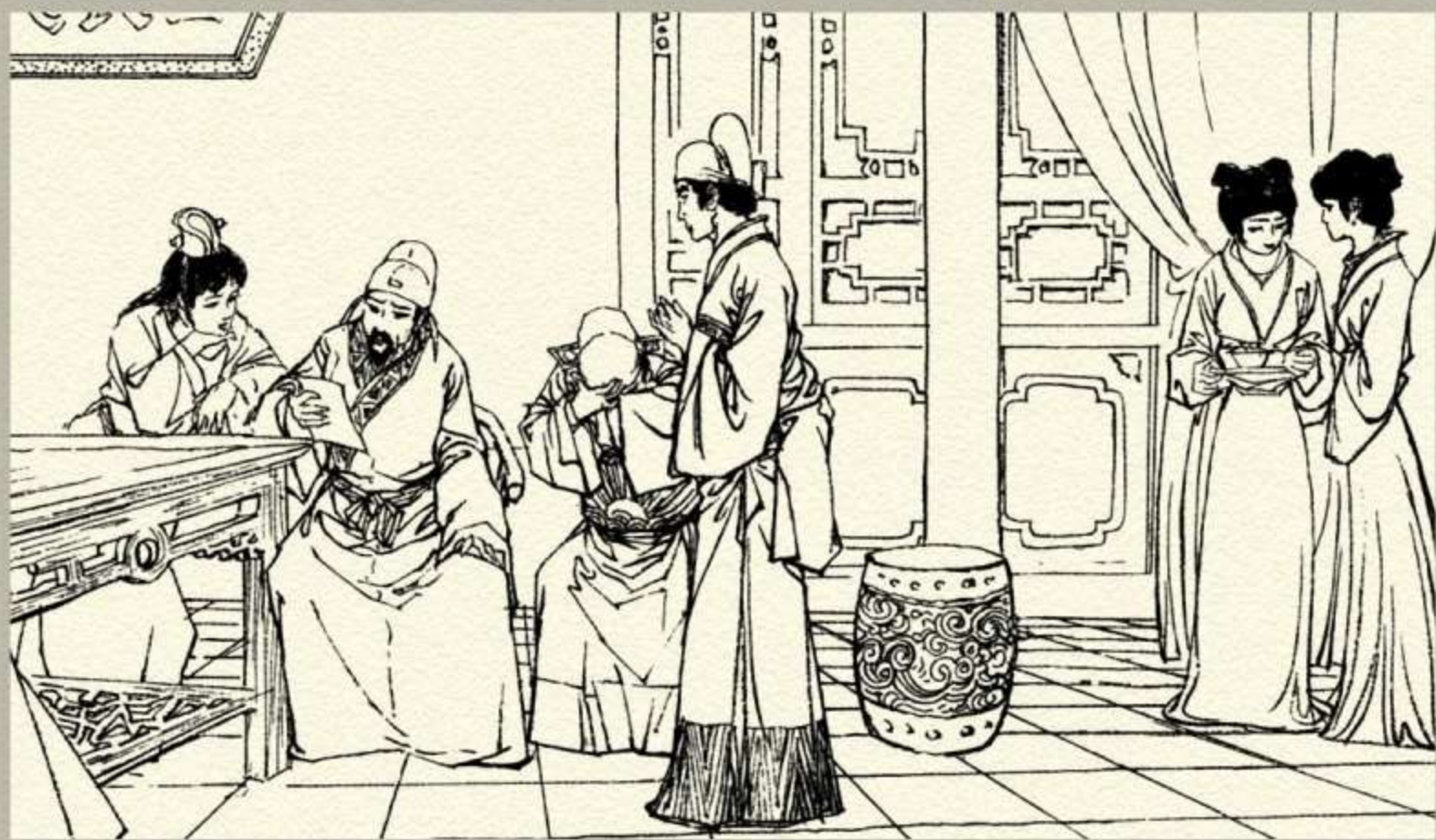
老翁见张鸿渐老实可靠，就把他留下来教授自己的小儿子。


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许老翁的儿子得中回来，同行者还有一位同届考中的青年人，许翁全家老小齐到门外迎接，张鸿渐也同众人一起出来。



张鸿渐和许翁回到客厅，陪着两位新科贵人叙话，那个和许公子同来的年轻人说起自己的家乡和身世，张鸿渐听罢，吃惊地望着他，不觉掉下泪来。



大家见此情况有些惊讶，都围过来询问。张生指着《齿录》上的名字说：“张鸿渐，就是我呀！”并把前因后果完完全全地诉说了一遍。在场的人莫不为之落泪。





许家父子这才明白，那个年轻人就是张鸿渐的儿子。张孝廉抱着父亲痛哭不已。许家父子再三安慰劝说，他们才转悲为喜。



许老翁十分同情张鸿渐的遭遇，也对权势当道的世态极为不平。于是他马上派人送信，告知朝廷派驻在各行省的高级官员，揭发卢龙县令赵某的恶行。





过了几天，张鸿渐父子一同回到了家，方氏一见，喜出望外；她问明原委，又悲又喜。



由于许翁和各省正直官员的揭发，知县赵某被罢官治罪。张鸿渐望着方氏已经斑白了的头发，感慨万端，他命儿媳摆宴庆贺一家团圆。



张鸿渐嗟叹这茫茫宇宙，曲直无凭，教人难以呼天唤地。他举杯勉励儿子不可仕途苟安，要做一个正直无私、为民做主的官员。





张鸿渐

聊斋誌異 收藏本 中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雷云霄
绘画：张锡武、张荣章
封面：孟庆江

出版人：刘子瑞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技术编辑：郑福生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 23282867
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6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